

加国会议员谴责中共迫害人权



欧文·考特勒在新闻发布会上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前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在国会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人权的侵犯——对奥运宪章与中共承诺的背叛”的人权报告，该报告列举了十一条中国

正在发生的最典型的人权侵害。

考特勒说，我们今天在中国见证的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四处蔓延的对人权的攻击，是对奥运宪章的背叛。

齐齐哈尔晨曦

第六十八期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考特勒公布的报告中列出的十一条人权侵犯为：与加拿大有关系的囚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中共）对宗教信仰自由及宗教组织的权利（的侵犯）；对独立政治活动的压制；对西藏的持续镇压；对新闻自由的封锁；对学术、经济、社会科学家及维权人士的压制；对受拘禁人员的虐待；死刑；对大屠杀及国外人权侵犯的协从。

其中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分析单独列出，考特勒说，“法轮功是被迫害的，而且是比其他任何团体受到的迫害都要更加惨烈。联合国专员的报告也说明了这点。”◇

【明慧网】

八月十日，悉尼

法轮功学员于第二十二届国际器官移植医生大会之际，在达令港的会展中心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制止在中国正发生的非法行径

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协会的鲁克·休斯，要求全球器官移植界、世界医疗协会等机构关注和帮助制止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非法行径，共同加入到独立的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调查行列中来。他说：“国际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己决定是否捐献器官，然而，在中国的一群善良民众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被活生生的摘取器官致死，这种行径完全违背了医学界一贯主张的道德标准。”

寻找新的证据，进一步评估中共的反应

《血腥的摘取——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一文的作者之一、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从加拿大远道而来。他表示此行的目的地是代表器官移植界提出三点要求。他说：“这三点要求包括，寻找新的证据，进一步评估中共对这一报告的反应，以及在报告出台后中共在某些方面的改变，我们也必须对此进行评估。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器官移植法和捐赠系统没有丝毫改变。”

劳教所中莫名其妙的身体检查

法轮功学员曾铮讲述了她于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关押在距离奥运主会场七十公里远的北京女子劳教所时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的经历。她认为从检查的严格程度来看，中共的目的地不是出于对他们身体的关心，而是完完

悉尼器官移植大会 法轮功学员吁制止迫害



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展示

全全在进行着一项计划。“在我被转移到那所监狱的时候，我接受了全身检查，同时和我一起接受检查的法轮功学员有二十个。我们被强迫说出自己的健康史。一个月以后，我们又被秘密转移到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并在劳教所旁边的医院进行了更加严格和全面的身体检查。检查过程非常的严格，就象在对待动物一样，然而这些检查的结果从没有给我们看过。”

体检查。检查过程非常的严格，就象在对待动物一样，然而这些检查的结果从没有给我们看过。”

无本的买卖

原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医生袁宏表示：“在中国摘取和贩卖死刑犯器官对于医学界的人来讲早已是人心知肚明的事情。这种事早在一九九六年就发生了，我们医院就有做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手术的。虽然我并没有参与这种手术，但我的同事们参与了。每当看到他们换上迷彩服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又要去刑场摘取犯人的器官了。”

所以当我听说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时，我肯定这是真的，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医生，我还曾是一名中共的党员，我知道他们能做出任何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法轮功学员在向人讲真相时被抓，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的家人也不知道，所以成了一个秘密，就好象这个人被蒸发了，所以把他们的器官取出贩卖，没人知道，而这个利益是巨大的，是无本的买卖。”◇



我在北京劳教调遣处的遭遇

【明慧网】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法弟子，九九年七.二零后，因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遇中共邪党当局非法羁押、非法劳教。在北京大兴县调遣处和北京大兴县劳教所，遭遇类似纳粹集中营中那种精神与肉体的非人摧残：被剥光衣服；被强迫围攻转化；毒打和奴役……

法轮大法使我获得健康和幸福。我曾患有严重血瘀疾病，每月经来临，疼痛使我炕上地下的爬，时常昏迷过去。年纪轻轻却被病痛折磨的瘦弱而苍老。九六年，一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大法，便在当日请回《转法轮》，找到炼功点，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后，内心异常感慨：“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呢，原来自己这么不好啊，真是标准不一样啊。”炼功时师父为我清理身体，自那以后，我的月经正常了，不疼痛了，全身温暖轻健。精神上变化更大，我以前心胸狭隘、嫉妒心强，会为20元钱整夜不眠，丈夫实在忍受不了，打算与我分手。当他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简直判若两人，他深感奇怪：“这是什么功法竟能把她改变？”便捧起《转法轮》要看个究竟，丈夫因此而得法。我们夫妻二人每天乐观向上的工作，业余时间便去炼功点，在大法中共同精进，心性在升华。

上访而遭非法拘留

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六点多，我与丈夫一同来到市政府大楼前，渴望政府能与我们对话，将我们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可是，警察，国安便衣，政府人员及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防暴武警，将我们团团围住，大喇叭高声喊话，让我们尽快撤离，否则云云。随即他们将我们劫持到大客车上，拉往郊外一所暑期空闲的学校，将我们分地区分别关在教室里。留下我们的家庭住址、电话，又将我们拉回铁锋区政府。政府人员逼着我们写不炼功保证，威逼、恐吓。又连夜拉到铁锋区公安分局，在地上罚坐了一夜，第二天弄到七楼会议室非法拘禁一天。期间车辆厂大法弟子王宝宪被打（已被富裕劳教所迫害致死）。入夜，单位人员、家属被政府要挟也逼我们写保证，不写，他们就叫嚣要把我们关入看守所。折腾到半夜才放我们回家。

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遭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再次去北京，在天安门证实法，被四个警察掀翻在地，骑在身上劈头盖脸的打，打的我上不来气儿。接着我被送到大兴县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

调遣处大黑铁门一开，只见一群警察摆着方阵手持电棍，疯狂吼叫着：“蹲下。”劈头盖脸的猛打，接着将我们的衣服扒光，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而且还必须保持低头、抱头的姿势，就象进了纳粹的集中营一样，尔后喝令我们换上囚服。有一兰州大法弟子刘秀萍拒穿囚服，他们就逼她在雪地里站着。

我们又一个一个的被叫到队长办公室，逼着我们跪着写“在调遣处不炼功”的保证，不写就用电棍电击，不间断的听到电棍放电的噼啪声，空气里弥漫着皮肤烧焦的味儿。这里简直就是地狱一般。

女队长付文琦亲自动手，将我们拉到积雪的院子里剃头，剃完头就逼着我们蹲在雪地里喝粥、吃咸菜。而且平时所有行为始终低头、抱头，一北京大法弟子张思温，由于长期低头姿势，致使其头只能耷拉在胸前，后背颈椎脱节，喘气、吃饭都很费力。

每天超负荷劳作直到后半夜晚上，手脏兮兮的就得包装筷子；逼着我们在天井外面的雪地上坐着小板凳看诬陷、诽谤录像，还得写思想汇报；时不时的就能看到大法弟子被叫到办公室，接着就能听到电棍电击的噼啪声，随之空气中会弥漫着皮肤的焦糊味儿；一北京大法弟子王玲高喊“大法弟子不低头”被电的大便拉在裤子里。付文琦将一大法弟子打残，大法弟子写举报信丢到管理科，结果恶人付文琦反倒提升为管理科科长。

在北京大兴县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翌年春天，我被劫持到北京大兴县劳教所。一进劳教所就感到恶警的阴险、伪善。当夜就不让睡觉，必须写所谓的三书，不但不让睡觉，队长还授意被迫害洗脑后的帮凶人员，对我们酷刑折磨：军蹲、开飞机、蹶着。一人不转化就株连全室18人都不许睡觉。致使卖淫的、吸毒的、偷盗的刑事犯上来用鞋打大法弟子的脸，包夹24小时不分昼夜的逼看造谣录像、灌输邪悟之说，这一切不起作用便将其送到集训队严酷迫害。

北京一老年大法弟子在集训队回来时，手被踩的严重脱皮，几乎露骨头，嘴上全是伤；北京商贸大学教授杜秀云在集训队被迫害的破了像；三班依兰县大法弟子刘慧芳，被逼其不停的走路，导致其精神失常；六班兰州大法弟子刘秀萍被迫害的目光呆滞、神志不清；北京协和一大的大法弟子林澄涛，当时被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邪恶警察欺骗他的妻子张晓杰：“你丈夫再不转化就危险了，就完了”，且套她提供其丈夫林澄涛有何弱点，结果，团河劳教所的邪恶之徒们，用极其卑鄙的手段，攻其弱点，硬是将一文弱儒雅的知识份子逼疯了。他们家里只有3岁的女儿孤苦伶仃。

二零零一年，国际人权组织来北京大兴县劳教所调查法轮功被迫害情况，劳教所将集训队的招牌摘了，利用邪悟帮凶人员作假证，回答调查人员的采访。

直到二零零二年六月，在历经中共打手对我精神与肉体残酷迫害一年半之久的我，终于走出人间地狱——北京大兴县劳教所。

九年来，无论中共邪党如何疯狂，我与众多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一样，始终坚信大法，坚信世界人民终会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此诚心奉劝那些依旧迷失的世人，退出恶党一切组织、远离邪恶与灾难，选择光明未来。◇